



21世紀漢語言專業規劃教材

專題研究教材系列

音韻學答問

YINYUNXUE DAWEN

丁邦新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1世紀漢語言專業規劃教材

專題研究教材系列

音韻學答問

丁邦新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音韻學答問 / 丁邦新著. —北京 :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6.9

(21 世紀漢語言專業規劃教材·專題研究教材系列)

ISBN 978-7-301-27338-8

I . ①音… II . ①丁… III . ①漢語—音韻學—高等學校—教材 IV . ①H1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6) 第 181086 號

書名	音韻學答問
著作責任者	丁邦新 著
責任編輯	王鐵軍 孫 嫻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27338-8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澱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 @ 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子信箱	zpup@pup.cn
電 話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3334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定 價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開本 11.5 印張 175 千字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32.00 元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010-62752024 電子信箱：fd@pup.pku.edu.cn

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出版部聯繫，電話：010-62756370

自序

2004年的秋天我到北大漢語語言學中心開設音韻學講座，一共講了十六次。設計的辦法是主講一次，答問一次。在我的經驗中，中國學生普遍不大肯當面提問題，我就請大家以書面提問。我在課堂上讀出問題的內容，然後加以解答。累積了八次的答問，也就是十六小時的討論，篇幅相當可觀。主講的內容已然整理成書，就是《音韻學講義》(2015)，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印行。北大的張渭毅先生早就勸我把答問的部分也整理出來，別為一書，他認為答問很有參考的價值。最近北大出版社的王飆先生也有類似的意見。王先生的來信說：“講義循規蹈矩，答疑則是辯難之中學養與靈感激蕩的產物，是真正的解惑。”也許那些問題中有不少問題是漢語語言學研究生普遍的問題；也許對同學們走上音韻學研究之路有借鏡的作用；回答得不對，也許可以引起同行們的討論，使真理愈辯愈明。就在這幾個“也許”的前提之下，我同意整理出來，命名為《音韻學答問》。

整理的過程非常複雜，先是由當時北大的研究生秦曄、聶海平、孫順整理初稿。再由北大的本科生雷瑋洵、葉述冕、向靈風、吉雪霏四位同學跟邯鄲學院的劉景耀教授和劉芳老師整理出第二稿。張渭毅先生在第二次整理稿的基礎上，重新核聽了兩遍，然後整理成第三稿。最後再由我自己閱讀改正。更動了一些記錄不清的句子，改用了一些更容易明白的例子，刪去了一些口誤跟無法還原的問題，也偶爾增加了回答時忘記強調的重點。但是如果沒有上述各位的協助，這本小書是不可能跟讀者見面的。當然如果還有錯誤，完全由我負責。

在重讀的時候，才發現原來每一堂課回答的問題五花八門，相

當雜亂。所以我就把八堂課中的問題分門別類，按每一個問題的性質大致先分類，再按主題重新歸納為現在的六章。雖然已經不是原來上課時的面貌，但是每一個問題跟回答還是原汁原味。其實這些答問中牽引出來的問題遠比解決了的問題更多，所以在讓同學們參考的同時，真是藉此機會向同行們誠懇地請教。

有些問題的內容比較長，我把個別的問題都分開來，並以簡要的關鍵字標明，作為小節的題目。一小節之下有時包括好幾個問題，使讀者在雜亂的材料中找到一點頭緒。對於沒有興趣的問題可以直接略過，對於有興趣的問題可以細看。回答的內容有時牽涉到《音韻學講義》，因為本來就是主講跟答問間隔著安排的，為免辭費，答案中有的地方顯得交代不清，只好請讀者參看《音韻學講義》。兩書合璧，才是千石齋老人的武林秘籍！

講座距離現在十年了，檢討我當年回答問題時的深度和廣度，實在是不足。但總是代表做學問的路上經歷的過程，就讓它面世，當作一個紀念吧！

上最後一堂答問課的時候，收到一個不是問題的字條：“我是一個聽課者，既不是學音韻學的，也不是英雄豪傑。但是聽您的課，學了不少知識，更受到了很多啟發，正如聽龔先生的課一樣，獲益匪淺。寫個小條，表達普通學生的感謝，有感於週三您動情的準告別。祝身體健康，工作順利！2004年12月24日。”

我的回答是：“這兩個月以來，我很高興。因為這次是我做的一個試驗，我從前沒有這樣做過。假如不是有這麼多人聽講的話，我也不能做這個試驗，不能夠一次講課，一次討論。前面的七次討論幾乎都沒有空白的時間，幾乎都是回答問題，可見聽眾的投入相當多。我很感謝你們的熱情！”

那時中文系的副主任是朱慶之先生，在結束之前，他做了一個結論，這裏記錄其中的一段：“我自己有個感受。我想大家也聽過前面龔先生的課。像龔先生、丁先生，他們除了受中國傳統的文化影響以外，也有在海外留學的經驗，所以在教學方法上，在對待學問的態度方面，特別是對待批評、對待不同意見的態度方面，都有值得我們學習的。我想大家都有感觸。我自己覺得印象最深刻的也是，過去好像我們中國學生就是坐在台下，聽老師在那兒上課。

如果你要說一個不同意見或是提一個問題，老師會生氣的。這裏面反映出的確實是有差異的。我希望我們聽丁先生、龔先生他們講課，除了具體內容以外，可能更重要的是方法、態度，對待學問的態度。我想大家一定會有收穫的。”

2004年龔煌城先生先在北大講上古音，我接著龔先生講中古音。現在龔先生已歸道山。能夠談學問的好友零落，讓我有寂寞的感覺。幸好回憶在北大的那兩個月，就像上面兩段記錄文字所顯示的，還是充滿溫馨。最後我要感謝陸儉明教授的邀請，讓我有機會到北大講演；也特別感謝蔣紹愚教授的鼓勵，使這本小書得以出版。

丁邦新

二零一五年中秋節於灣區千石齋

目 录

第一章 通 論	1
一、音韻學入門	1
二、研究漢語音韻學的目的	9
三、語音資料的系統性	12
四、漢語的封閉性	13
五、文字與語言的關係	14
六、方言與語言的界限	21
七、方言的存古性	22
八、對轉現象	22
九、四聲別義	24
第二章 上古音	25
一、諧聲時代	25
二、同源字	30
三、複聲母	32
四、喻四的上古音	35
五、上古音中的 γ	36
六、上古音中的介音	37
七、韻母的擬測	40
八、韻部與聲調	45
第三章 中古音	55
一、《切韻》的性質	55

二、中古音的擬測	72
三、開合口	92
四、聲調問題	93
第四章 近代音	107
一、宋代的舌尖音	107
二、輕重的意義	108
三、元代的資料	109
四、明清官話	116
第五章 現代方言	118
一、文白異讀	118
二、方言分區的條件	119
三、調型與調值	120
四、北京話中入聲字的演變	140
五、吳語與閩語	141
六、韻尾的問題	142
第六章 雜論	143
一、漢語與字音	143
二、普通話及其他	145
三、崑曲的音韻	148
四、詩詞錄音帶	148
五、兒化的問題	151
六、漢語、台語與質變	152
七、對北大漢語史專業的期許	159
參考文獻	160
附錄 從歷史層次論吳閩關係	165

第一章 通 論

一、音韻學入門

問：我對音韻學很感興趣，覺得它很成系統，而且能夠發現一些變化規律。由於自己沒有方言，對《切韻》也不熟，所以看別人的研究文章的時候很難發現問題，如果想要做研究的話，應該怎樣入門，練好基本功？很想知道您是怎樣走上音韻學研究的道路的。

答：這個問題很有意思，爲什麼呢？這個就像我那天講的我的出身一樣。（參看《音韻學講義》第一講。）有一些經驗可以說明一下。

首先，我先在問題中挑一個錯。他說由於自己沒有方言。這個話是不對的，爲什麼呢？除非你不說話，你說普通話，也算是方言，對不對？你說某一種話，你總得說話吧？那你說我說的就是亂七八糟的話，合在一起，那也算是方言，是幾種方言摻合起來的。所以這位同學，無論如何你自己一定有方言。

又說《切韻》也不熟，所以看別人文章根本看不懂。我告訴你，只有兩個辦法：一個辦法，我就是這麼做的，先研究自己的方言，不過你如果真的沒有方言當然就沒有辦法研究了。但實際上依照我講一定有一個方言，即使你的方言不標準，跟北京話不一樣、跟普通話不一樣或跟什麼話不一樣，但是你總有一種語言是你現在說的吧？那就先研究你這個語言，它的聲母怎麼樣，韻母怎麼樣，聲母跟韻母的關係，以及跟普通話的比較。以前比如趙元任先生他們調查方言，除掉這個方言跟古音的比較以外，通常有一個方言跟

國語的比較，以便了解你的這個方言跟國語之間的距離是多遠。而且你假如要學好國語的話——我說的國語就是普通話，現在的普通話那時叫國語——那麼，你就應該知道你的方言跟國語有些什麼樣的不同。所以你可以從自己的方言入手，像我的碩士論文就是做如皋方言，就是江蘇如皋的方言，先從自己的方言做起。我做了以後，就好久沒有寫文章再回頭注意自己的方言。等到很多年以後，我才發現我們那裡有一個連音變化可以研究，才又寫文章。實際上，一個方言裡有好多東西可以發掘。

對於《切韻》也不熟怎麼辦？我告訴你，我們都有一個基本功，這個基本功我不知道這裡的學生練不練。我們把《廣韻》拿來，不是《切韻》，是《廣韻》，用一個白文本，就是裡面沒有注明聲母，也沒有注明韻母的。從頭把它翻檢一遍，把裡面的反切標出來。比如“東，德紅切”，好，我就用紅筆在“德紅”旁邊畫一條紅線，然後就在那一行的上面標上“端”字。你從哪裡知道是端母的呢？那麼你就要查了，查出反切上字裡面“德”這個字屬於端母。就是現在的 d, d、t、n、l 的 d([t])，屬於端母。你們知道反切這些字是幹嘛的呢？當然你知道是拼音的；那麼這個聲母是幹嗎的呢？中國人三十六字母這個東西，每個代表一個聲母。你想想看，我們沒有音標，好，現在我告訴你這個“東”要怎麼讀？聲母屬於端母，跟“東”字聲母一樣的是“德”，或者是“對”，或者是其他的字，你總得想一個字，它的聲母跟“東”一樣。所以它等於是沒有標音的一些字母，沒有固定寫法的一些字母，這些字母代表它的聲母。所以把“東，德紅切”標出來以後，再在那一行的上面寫上一個“端”字。

然後下面到了“同”字，是“徒紅切”。在“徒紅切”這裡，你找到“同”這個字是定母。這樣，你就一個一個地寫出來。所以我在大三的寒假裡，就把整本書整個地抄了一遍，不是抄了一遍，是注了一遍。所以我現在還有一本最舊的《廣韻》，上面就是我自己的字——注明聲母的類。然後翻了一遍以後，你就會發現，唉，奇怪，下字既然管聲調，這個“東”怎麼唸“德紅”，這個“同”怎麼就唸“徒紅”？你就會有一些問題出來。爲什麼“東”不唸 dǒng，“德紅”不是應該唸 dǒng 嗎？哦，你再一想，原來那個時候陰平、陽平兩類，只是同一類平聲。所以很多知識你會在學的過程、寫的過

程當中得到，然後就會發現一些例外的東西。發現某一些反切應該怎麼樣解釋。也許你一時沒辦法解釋，慢慢地你就能解釋。那麼可以參考一下前人對《廣韻》作的注，像周祖謨先生(1938)的校勘記，早先比較出名。最近的當然是余迺永(1993)做的一個新的校對本，那個裡頭有些校對可能有些問題，但基本上很好，可以供大家作參考。

這就是說，基本功你可以自己建立起來。建立這個過程，“東，德紅切”是端母，你看了一下子可能記不得，當你寫了二十個“德”字都是端母以後，下次一看到“德”，哦，端母，根本想都不要想。那麼裡面可能有個把只出現一兩次的字你不知道，就慢慢記。然後，你會發現，你自己說的話，跟反切當中是有一點聯繫的。比如說你會發現“德紅”，哎，“德”，我也是[t]，我的土話聲母就是[t]；要是“徒”的話——[thu]，我也唸[thu]，但還有的方言唸[du]。你就會慢慢發現哪一個音跟哪一個反切對當。當你發現這個對當，有些是很整齊的對當，有些不是，有的它是分歧的。這個時候，你才可以曉得，你的方言跟《廣韻》的關係是怎樣的關係。經過了這個過程，那麼，你對《切韻》就比較熟了，或者說對《廣韻》就比較熟了。因為《切韻》《廣韻》是一個系列的書，《廣韻》是現在大家用得比較多的版本，而且是比較完整的本子。所以，假如你要研究的話，你入門的辦法就是先從研究自己說的方言入手，同時，下點功夫，把《廣韻》做一遍，那麼這樣你就可以上路了。

我怎麼樣走上音韻學的道路啊？很好玩兒，我大三的時候啊，唸聲韻學——台大那個時候是大三教聲韻學（就是音韻學）——我因為很小的時候，父親教我做詩，老早我就會調平仄。我覺得調平仄的辦法很妙，比如說“湯”，我就說“湯、躺、燙、托”，重復一遍，“湯、躺、燙、托”，這就是平、上、去、入。根據這個調法啊，只有陰平才能配，陽平沒辦法配。我們家鄉就發明了一個辦法，就是陰平跟陽平都配，比如說“通”跟“同”兩個字，“通、捅、痛、禿”，“同、捅、痛、禿”，後面三個音一樣，就“通、同”不一樣，所以我老早就會調這個平仄了。後來我發明了一個五個字的調法，就是“通、同、捅、痛、禿”，把這個陽平的“同”字加上，前面兩個字就是平聲，後面是上去入就是了。就是這樣，所以我老早就對個別

的字音有一些瞭解。因為學著做舊詩的關係呢，就要注意音韻方面。所以我開始唸音韻學的時候，別人覺得很頭疼，我就覺得很好玩。那個時候啊，我們要考國語，就是普通話啦。我根本不會說國語，我原來是說如皋話的人，到了台灣，11歲以後，才跟同學說閩南話的。我原來說如皋話，後來才開始學國語，而且學的是南腔北調的國語，因為大部分老師都不是講標準國語的，各人講各人的，講帶一點家鄉味道的普通話。他覺得這就是國語。他把自己的家鄉話稍微改變一點，就覺得這個是很好的國語，或者是普通標準的國語。所以我學的根本不是標準國語。到了考試的時候，糟糕了，我捲舌音整個沒有，就是[ts、tsh、s]跟[tʂ、tʂh、ʂ]整個不分，[ɲ]跟[ŋ]也不分，所以“新”[cin]跟“興”[ciŋ]都不分。那怎麼辦呢？我就想，這非背不可，所以我就到《國音標準彙編》裡頭去選，看哪一邊的字少一點，哪一邊的字多一點。[ts、tsh、s]少，[tʂ、tʂh、ʂ]多，所以我就背[ts、tsh、s]。當然背了[ts、tsh、s]以後，凡是我沒背到的，一定都是捲舌音，我就用這種辦法來學習國語。這個過程很有意思，同時從此以後就讓我對捲舌音和不捲舌音有一個很強的感覺。這個感覺是對的，我本來沒有這個感覺的，比如說：“資本”的“資”跟“之乎者也”的“之”對我來講都是同音的字，對吧，對如皋人都是一樣的[tsɿ]，“資[tsɿ]本”“之[tsɿ]乎者也”，都是一樣的。可是當我背了以後，有了這個過程以後，你一說“之乎者也”，我馬上就知道這個“之”當然是捲舌的。所以我覺得學的這個過程很好玩。在這個過程當中啊，我的聲韻學考得好得不得了。因為我背得很熟啊，所以我考了一百分。大學裡期中考試考一百分很不容易，可是聲韻學對就是對，錯就是錯，我全對了嘛，老師當然只好給我一百分。所以到了期末的時候啊，我大概得了九十幾分。總分吶，那年的上個學期，我就得了九十五分，全班第一。這下我興趣大來，因為聲韻學對別人難得要命，對我來講很容易啊，所以我自然地興趣就來了。請注意我的話：“自然地興趣就來了。”興趣，主要是好玩。趙元任先生退休的時候，有人問他——我不在場，別人轉告我的——他們說：“趙先生，你研究了一輩子的語言學，弄了一輩子的語言，是什麼力量讓你這麼做？”趙先生用英文回答“for fun”。我覺得好玩啊，從頭就覺得

好玩。所以，他從中學的時候聽別人講話，一聽，哎，你怎麼講話這個樣子呢？他又聽福州人講話，一聽，哎，這個福州人講話不得了，所有的成分都有變化：韻有變韻，聲有變聲，調有變調，聽不懂。他當然是天才，天生的耳朵特別靈，但是主要的是 for fun。對我來講，研究的這個過程，唸書唸到這個時候，我覺得很有興趣，很好玩。當然另外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我大四畢業的時候——我們那時有學士論文，要寫一篇學士論文——我寫的是有關《詩經》的題目。那個時候我想研究古典文獻，可是我的指導老師屈萬里先生跟我講，他說，“現在學語音學的人少，董同龢先生呀沒什麼學生。”他說啊，“你聲韻學唸得還不錯，你就跟他唸吧。”我覺得老師講得很好啊，我就跟董先生唸了。所以走上音韻學的道路，一方面是興趣，一方面是偶然，是老師的指點。

*

*

*

問：(1)對於初學音韻學的人來說，應該具備哪些基礎知識？借助哪些工具書？(2)音韻學和方言學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如果只是把音韻學作為研究方言的工具，應該如何去學習？(3)很多音韻學的書都主要講《廣韻》，為什麼您主要講《切韻》？二者的區別是什麼？

答：第一個問題是說，“對於初學音韻學的人來說，應該具備哪些基礎知識？”最主要的我覺得是對語音學的一個認識，然後你學音韻學的時候，才能夠比較容易懂得其中的竅門在哪裡。“借助哪些工具書？”我想現在語言學方面介紹語音學的基礎知識的書恐怕多得很吧？隨便你去翻。

噢，對了，我告訴你一個辦法，這是以前的一位老先生告訴我的，這個方法我可以傳給你們，很有意思。這是李濟李先生——他是考古大家，就是發現殷墟在安陽的，安陽發掘是他主持的——他有一次在跟我們談話的時候講到，他說你假如不知道自己的興趣是什麼，你就到圖書館很多地方去看，花一個禮拜，這裡看看，那裡

看看。(當然你不要看金庸的武俠小說!)看哪一個地方是你看得最入神的,自己的腦子最喜歡花在這個地方的,那個就是你的興趣。對我來講,我沒有那麼做,因為在我學習的過程當中,我自然地就對某一學科特別有興趣。我假如不做音韻學的話,我對古典文學有興趣,因為我做舊詩的關係,喜歡詩詞的意味、意境。後來我沒有走這條路,走的另外一條路。所以一個人可能有多種的才能,趙元任先生就有多種才能,他作曲那麼出名。你們會不會唱《教我如何不想他》?

那個“他(她)”是誰呀?我告訴你們一個故事。趙先生到台灣去講演,做一系列的講演。文學院院長是沈剛伯先生。沈先生要請他吃飯,不敢請趙麗蓮作陪,因為當時傳說“她”就是趙麗蓮,在年輕的時候是一個混血美人。說趙先生追她或者怎麼樣,說《教我如何不想她》裡的“她”就是趙麗蓮。其實根本不是,因為那是劉半農作的詞,趙先生譜的曲,完全沒有關係。

趙元任先生的知識範圍很廣:天文學、哲學、物理學、語言學。對我來講,因為我對某一學科特別有興趣;對他來講,他有好多興趣。要在多種興趣當中選擇一種,那麼到圖書館去看哪一類的書是你最看得進去的,哪一類書你看得最入神,最能夠抓住你的注意力,這也許是個好辦法。

至於你說的“應當具備的基礎知識”,我就說是語音學。另外,你讀古書的能力,也是中文系的學生必備的。“借助哪些工具書?”我想要稍微看一看最基本的。

“音韻學和方言學的關係是什麼?”我覺得要用方言來解釋音韻,要用音韻來解釋方言,這兩個是一種互補的、相輔相成的關係。如果你不懂得方言,那麼,你對許多音韻的問題你沒有辦法解釋,因為知識不夠。譬如說,《中原音韻》分出來的最後的兩個韻部是什麼你知不知道?“監咸”“廉纖”。“監咸”“廉纖”是幹嗎的?你不知道。一定要有方言的基礎,你才會說:噢,這兩個韻部是收-m尾的。現在普通話都沒有-m尾了,只有在廣東話、客家話或者閩語中才有這個-m尾。沒有方言的知識,你怎麼了解它?同樣的,你對方言的問題也要有音韻學的基礎,才能了解。我上一次不是問過你們,我說國語當中陽聲字為什麼沒有“báng、dáng、gáng”這種字

呢？那麼你一定要懂音韻學，你才知道那個是語音演變留下來的
一個空缺，它演變過來就不會有。你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方言
跟音韻兩個是相輔相成的東西，我一直覺得這兩方面的知識都得
要有，你才不會偏。

“如果只是把音韻學作為研究方言的工具，應該如何去學習？”
那你只要把中文系的音韻學課程旁聽一下就好了，旁聽了音韻學
課，你懂了音韻學，你就基本上可以用了。我告訴你，有很多書籍
是你要精讀、細讀的，有很多知識是你要用的。譬如說，我學了好
些種語言——我們這兒也許有別人學了印歐語，學了很多種的印
歐語——我學了好些種東方的語言，我現在不見得都能做研究，但
是我對它們的系統有所了解。我學過泰語，學過藏語，學過滿洲
語，學過蒙文。一個語言有的學一年，有的學兩年，有的學半年。
現在你說：這些東西究竟在你的研究裡面處於什麼樣的地位？在
我的研究裡面，它們使我把觀察面放寬了。我看問題的時候，就不
會只是想漢語。但是這些東西我怎麼個用它？譬如說藏語，那我
絕對不如龔煌城先生，我就拿 Jäschke 的字典來查，看一看某個詞
究竟應該讀一個什麼樣的音。我會不會說藏語？我一點都不會。
因為古代藏語跟現代藏語完全不同，所以這些學問在於使你的知
識面增廣，比較不那麼窄，看問題的時候眼光就比較寬。

當你曉得音韻學是談的什麼東西——有一些必須下功夫的你要
下功夫。然後你有了基本功之後，很多方言問題一到手，你就自然
地知道這個是音韻學的原因，是哪一個聲母變成這個樣子的。
譬如說，我那天在黑板上寫的“袂”字，“褲子”的那個“褲”字，廣東
話唸 fu 33，香港人唸中平調 33，其實就是“褲”字。為什麼？如果
你唸過音韻學，你就會知道：哦，原來是溪母字加上了 u，它就變了，
變成 fu。不從這個角度來想，你從什麼地方來了解？你怎麼知道
它怎麼變的？

你聽過人家說“ia 35 fa 21 ts1”沒有？——大概好些地方有，山
東也有，陝西也有，就是“牙刷”。他（他們）說“ia 35 fa 21 ts1”， ɕua
變成 fa，怎麼會變成 fa 呢？原因很簡單，就是捲舌的 $\text{ɕ} \rightarrow \text{f/u}$ ，在
u 的影響下， ɕ 變成了 f。換句話說，所有的 ɕ 在 u 之前都變成 f。原
來大概是一個捲舌音。

“很多音韻學的書都主要講《廣韻》，爲什麼您主要講《切韻》？二者的區別是什麼？”宋代的《廣韻》是隋唐時代《切韻》系統裡的最完整的一本書，流傳最廣。因爲大家用得很多，所以現在都用《廣韻》了。《切韻》現在只有一個全本，這個全本是故宮的一個全本，我叫“全王”。這裡好像叫作“王三”。我不大喜歡“王三”這個名字，所以叫它“全王”，不大普及。基本上《切韻》跟《廣韻》之間的區別相差大概只有十幾個韻吧。有的開合的韻，《切韻》不分的，《廣韻》把它分開了。兩者的區別非常有限。所以基本上我們現在用《廣韻》代表《切韻》，因爲它流行極廣。

*

*

*

問：您把“結構”放在“系聯、方言、譯音”的前面，能不能具體講一講您的理解中“結構”指的是什麼？對於希望了解和掌握“結構”的同學您有什麼建議？（參看《音韻學講義》第一講。）

答：如果簡單地回答，結構就是內部的組織。例如：東、戈兩韻有一、三等，麻、庚兩韻有二、三等，這個就是“結構”的解釋。因爲在其他韻裡韻母都只屬一個等，譬如說三等陽韻、一等唐韻。這幾個韻裡卻有屬於兩個等的韻字。對於這樣的結構，我覺得平常的人不夠重視。我認爲東三等、陽韻的介音是個-j-；麻韻二等是個單元音，可以加-j-。一等沒有人認爲有介音，二等有人認爲有一個介音。假如二等果然有介音的話，試問：怎麼沒有一個一等、二等在一起的韻？怎麼又會有一個二等、三等在一起的韻？這裡頭的關係，除掉元音的高低以外，這樣的結構顯示一個很清楚的意義：讓我們知道二等沒有介音。

我們現在回頭看看不同韻的結構。我們說唐跟陽也是一等、三等的區別，在同韻、不在同韻是由於當時陸法言的認定。可能是由於判斷押韻關係的時候，《切韻》的編定者覺得唐韻跟陽韻好像可以分得開，而東一、東三好像不能分開。但基本上，唐韻跟陽韻一直都是可以押韻的。這個就是結構的問題。

我再舉一個例子。東韻配屋韻，這就是個結構，東董送屋，陽

聲韻跟入聲韻是相配的。我曾經特別講過：上古的“配”跟中古的“配”不同。有人把這兩個搞糊塗了，認為中古的“配”和上古的“配”一樣。其實一點都不同，因為中古的“配”不能一起押韻，而上古的舒聲跟入聲相配是可以一起押韻的。試問：為什麼要把“東、董、送、屋”放在一起呢？這就是個結構。結構本身是不能改的，除非《切韻》系韻書各本有不同。譬如說王一、王二跟它不同，否則的話，它就是一個鐵的事實。所以我重視結構，認為比其他的東西都重要。

“對於希望了解和掌握‘結構’的同學您有什麼建議？”我的建議就是把《廣韻》仔細研究一遍。譬如說，我從前教音韻學的時候就要學生做這樣一個工作，你拿一個韻系聯一遍看一看。如果你從來不做系聯，你根本不知道結構上的特點。我直接告訴你這一韻的字系聯成一類或兩類，你根本不了解其中的問題，你不懂得系聯裡的困難。可是你拿支韻字系聯一遍，你就會發現好多問題，這個怎麼辦，那個怎麼辦。你發現這個字跟那個字可以聯成一類，可是它又有異文。問題就難以解決了。這個也是結構，它本身的結構。

簡單說來，我最主要的一個觀念是希望當我們看資料的時候，不要看著一棵樹，把森林忘掉了。因為我們做研究的時候總是看樹，這個韻怎麼樣，這個韻怎麼樣，哪一個字怎麼樣。就忘記在整體的結構裡頭不同的韻佔據一個什麼地位。像這樣的東西，我覺得我們一向不夠重視，好像覺得無所謂的樣子。可是對我來講，這是個很大的問題啊。怎麼會有的韻裡頭有兩個等的字在裡面，而在另外一個韻裡，等是分開的。不同等的字可以在一起，它有什麼意義？一定是元音相同，對不對？不相同它不能在一起呀，介音不同而已。所以像這樣的結構我是比較重視，我那天特別講的原因就在於此。

二、研究漢語音韻學的目的

問：您認為漢語音韻學要設法瞭解實際的語音，請問，研究漢語音韻學的目的是要得出歷史上某個階段的實際語音的音系，還